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中阿含經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經》16-20 卷--2. 28 第 59 塔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中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冊 No. 26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的《中阿含經》（60 卷）为底本。本汇编是三号字体，按顺序 20 卷为一册，共 3 册。因能力有限，智慧浅薄，望大众不吝赐教，以待修订。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邮箱：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说明：此电子版本是为阅藏法会分坛读诵用，拆分后排版格式和原来可能不一样，如需要打印，大众阅藏官网：<http://www.yuezang.org>；
[下载专区](#)有 60 卷《中阿含經》汇编总三册。因能力有限，智慧浅薄，望大众不吝赐教，以待修订。 大眾閱藏網，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中阿含經卷第十六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七一) 中阿含王相應品婢肆經第七(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尊者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詣斯憇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

爾時，斯憇提中有王名婢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斯憇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屬王，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所封授。

於是，斯憇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名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憇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斯憇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憇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是時，婢肆王在正殿上，遙見斯憇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憇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婢肆王見已，告侍人曰：「此斯憇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憇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侍人白曰：「天王！彼斯憇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憇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天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天王！是故斯憇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憇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婢肆王聞已，告侍人曰：「汝往詣彼斯惣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婢肆王告斯惣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侍人受教，即往詣彼斯惣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婢肆王告斯惣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斯惣提梵志、居士聞此教已，答侍人曰：「輒如來勅。」

侍人還啟，已宣王命：「彼斯惣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唯願天王宣知是時。」

時，婢肆王即勅御者：「汝速嚴駕，我今欲行。」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王：「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時，婢肆王即乘車出，往詣斯惣提梵志、居士所，與共北行至尸攝惣林。時，婢肆王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在樹林間，即下車步進，往詣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迦葉！我今欲問，寧見聽耶？」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若欲問者，便可問之，我聞已當思。」

時，婢肆王即便問曰：「迦葉！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於意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我今問王，隨所解答。於王意云何？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

婢肆答曰：「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

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

「若有男女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可還語我：

「婢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婢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我復問王，隨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縛罪者，送至王所，白曰：『天王！此人有罪，王當治之。』王告彼曰：『汝等將去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斬斷其頭。』彼受教已，即反縛罪人，令其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欲斬其頭。此人臨死語彼卒曰：『汝且小住，我欲得見父母、妻子、奴婢、使人，聽我暫去。』於王意云何？彼卒寧當放斯罪人，聽暫去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王親親者亦復如是，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地獄卒捉極苦治時，彼語卒曰：『諸地獄卒！汝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暫去詣婢肆王，告語之曰：「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彼地獄卒寧當放王親親令暫來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婢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婢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村邑外有都園廁，深沒人頭，糞滿其中，而有一人墮沒廁底。若復有人為慈愍彼，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便從廁上徐徐挽出，刮以竹片，拭以樹葉，洗以暖湯。彼於後時淨澡浴已，以香塗身，昇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娛樂之。於王意云何？彼人寧復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若更有人憶念彼廁，歡喜稱譽而欲見者，便不愛此人，況復自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婢肆！若王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天五所欲而自娛樂。於王意云何？彼天天子寧當捨彼天五所欲，憶念於此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間五欲臭處不淨，甚可增惡，而不可向，不可愛念，麤澁不淨。迦葉！比於人間五所欲者，天欲為最，最上最好，最妙最勝。若彼天天子捨天五欲，而更憶念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婢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是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

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婢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汝天上而作是念：「我若還歸，當何所得？」婢肆王家多有財物，吾當與汝。』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婢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於王意云何？若汝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我等先當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娛樂，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娛樂。然後當往語婢肆王：「天上如是如是樂。」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汝竟當得爾所活不？」

婢肆問曰：「迦葉！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盲人，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何以故？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彼盲如是說，為真說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盲作是說，我不見不知，

是故無有色者。彼作是說，為不真實。」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說：『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婢肆王言：「沙門鳩摩羅迦葉！大為不可，不應作是說。所以者何？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梵志有年少婦，方始懷姪，又前婦者已有一男，而彼梵志於其中間忽便命終，命終之後，彼前婦兒語小母曰：『小母！當知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報曰：『我今懷姪，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彼前婦兒復更再三語小母曰：『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亦復再三報曰：『我今懷姪，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於是，小母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即入室中，便取利刀自決其腹，看為是男，為是女耶？彼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當知婢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反作是念：『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

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婢肆！若精進人長壽者，便得大福；若得大福者，便得生天長壽。婢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慰勞看彼，彼亦慰勞視我；彼若命終，我復詣彼慰勞看彼，彼亦不復慰勞視我，我亦不復慰勞看彼。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土未曾聞螺聲，便往彼方，於夜闇中昇高山上盡力吹螺。彼眾多人未曾聞螺聲，聞已，便念：『此為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時，彼眾人便共往詣善吹螺人所，到已，問曰：『此是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語眾人曰：『諸君！當知即此螺聲。』於是，眾人以足蹴螺，而作是語：『螺可出聲，螺可出聲？寂無音響。』善吹螺人便作是念：『今此眾人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是時，善吹螺人還取彼螺，以水淨洗，便舉向口，盡力吹之。時，彼眾人聞已，作是念：『螺甚奇妙。所以者何？

謂因手因水因口風吹，便生好聲，周滿四方。』如是，婢肆！若人活命存者，則能言語共相慰勞，若其命終，便不能言共相慰勞。婢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可生稱之，生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我欲得知此人為何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為死時耶？為活時耶？』彼受我教，取此罪人，活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彼罪人活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彼人死已，皮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鐵丸或鐵犁鎌，竟日火燒，彼當爾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火滅已，漸漸就冷，轉凝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如是，婢肆！若人活時，身體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彼死已，便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婢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

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迦葉！我作如是方便，不見眾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汝頗曾憶於夢中見園觀浴池、林木華果、清泉長流，極意遊戲周旋往來耶？」

婢肆答曰：「曾憶有之。」

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爾時頗有直侍人不？」

答曰：「有也。」

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當爾之時，左右直侍頗有見汝出入周旋往來時耶？」

婢肆答曰：「正使異人亦不能見，況復左右直侍人耶？」

「婢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婢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自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生。』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生。迦葉！我作如是方便求眾生生，而竟不見眾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事火編髮梵志居近道邊，去彼不遠，有商人宿。時，諸商人過夜平旦忽忽發去，忘一小兒。於是，事火編髮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處，見一小兒獨住失主，見已，念曰：『今此小兒無所依怙，我不養者，必死無疑。』便抱持去，還至本處而養長之。此兒轉大，諸根成就。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有小事緣，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勅年少曰：『我有小事暫出人間，汝當種火，慎莫令滅；若火滅者，汝可取此火鑽求之。』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善教勅已，即至人間，於後年少便出遊戲，火遂滅盡。彼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愁惱而言：『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是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所作已訖，還歸本處，到已，問曰：『年少！汝不遊戲隨視種火，不令滅耶？』年少白曰：『尊者！我出遊戲，火後遂滅，我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

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尊者！我如是求，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便作是念：『今此年少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火耶？』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取燥火鑽火母，著地而以鑽之，即便火出，轉轉熾盛，語年少曰：『年少！求火法應如是，不應如汝愚癡不達，無有智慧，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於火。』當知婢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於無知死肉乃至骨髓求眾生生。婢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朋友二人捨家治生，彼行道時，初見有麻甚多無主，一人見已，便語伴曰：『汝當知之，今此有麻甚多無主，我欲與汝共取，自重而擔，還歸可得資用。』便取重擔。彼於道路復見多有劫貝紗縷及劫貝衣甚多無主。復見多銀亦無有主。一人見已，便棄麻擔取銀自重。復於道路見多金聚而無有主。時，擔銀人語擔麻者：『汝今當知，此金極多而無有主，汝可捨麻，我捨銀擔，我欲與汝共取此金，重擔而歸，可得供用。』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我此麻擔已好，裝治縛束已堅，

從遠擔來，我不能捨，汝且自知，勿憂我也。』於是，擔銀人強奪麻擔，撲著於地而拋壞之。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汝已如是拋壞我擔，我此麻擔縛束已堅，所來處遠，我要自欲擔此麻歸，終不捨之，汝且自知，勿憂我也。』

「彼擔銀人即捨銀擔，便自取金重擔而還。擔金人歸，父母遙見擔金來歸，見已，嘆曰：『善來，賢子！快來，賢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復可布施沙門、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彼擔麻者還歸其家，父母遙見擔麻來歸，見已，罵曰：『汝罪人來，無德人來，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門及諸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當知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增惡。」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商人與其大眾，有千乘車，行飢儉道。此大眾中而有兩主，彼作是念：『我等何因得脫此難？』復作是念：『我此大眾應分為兩部，部各五百。』彼商人眾便分為兩部，部各五百。於是，一商人主將五百乘至飢儉道，彼商人主常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衡華鬢而乘驢車，泥著兩轄，彼商人主見，便問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

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彼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衡華鬢而乘驢車，泥著兩轄。我問彼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諸商人！我等可捨故水、樵、草，如是不久當得新水、樵、草，莫令乘乏。』彼商人等即便棄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樵、草，過七日已，為食人鬼之所殺害。

「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前商人主已過嶮難，我等今當以何方便復得脫難？』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與五百車即便俱進至飢儉道。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衡華鬢而乘驢車，泥著兩轄，第二商人主見便問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第二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衡華鬢而乘驢車，泥著兩轄。我問彼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飢儉道中天適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諸商人！我等未可捨故水、樵、草，若得新水、樵、草，然後當棄。』彼不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

猶故不得新水、樵、草。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時，見前第一商人主及諸商人為食人鬼之所殺害，第二商人主見已，語諸商人：『汝等看前商人主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既自殺身，復殺諸人。汝等商人若欲取前諸商人物，自恣取之。』當知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前第一商人之主及諸商人。』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二人許戲賭餅，第一戲者並竊食之，食一、二、三，或至眾多，第二戲者便作是念：『共此人戲，數數欺我而偷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見如是已，語彼伴曰：『我今欲息，後當更戲。』於是，第二戲者離於彼處，便以毒藥用塗其餅，塗已即還，語其伴曰：『可來共戲。』即來共戲。第一戲者復竊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既食餅已，即便戴眼吐沫欲死。於是，第二戲者向第一戲人即說頌曰：

「『此餅毒藥塗，汝貪食不覺，
坐為餅欺我，後必致苦患。』

「當知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戲人為餅欺他，還自得殃。」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

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糞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猪，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液流漫，澆污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當知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養豬人。」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婢肆！猶如大猪為五百猪王，行嶮難道。彼於中路遇見一虎，猪見虎已，便作是念：『若與鬪者，虎必殺我；若畏走者，然諸親族便輕慢我。不知今當以何方便得脫此難？』作是念已，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猪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猪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猪曰：『隨汝所欲。』猪即還至本廁處所，婉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至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猪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猪耶？』虎念是已，

便語猪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猪得過已，則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猪曰：

「『汝毛豎森森，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糞臭不可堪。』

「時，猪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鷲二國，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污，猪汝臭熏我，
汝鬪欲求勝，我今與汝勝。』」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我亦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猪勝也。」

婢肆王聞已，白曰：「尊者！初說日月喻時，我聞即解，歡喜奉受，然我欲從尊者鳩摩羅迦葉求上復上妙智所說，是故我向問復問耳。我今自歸尊者鳩摩羅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亦應歸。」

婢肆王白曰：「尊者！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願尊者鳩摩羅迦葉為佛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尊者鳩摩羅迦葉！我從今日始行布施修福。」

尊者鳩摩羅迦葉問曰：「婢肆！汝欲行施修福，施與幾人？能至幾時？」

婢肆王白曰：「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

七日。」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若王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婢肆王！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剖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然雨澤不適者，於婢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不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汝亦如是。若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

婢肆王復問曰：「尊者！我當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答曰：「婢肆！汝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若婢肆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婢肆！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剖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雨澤適者，於婢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生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汝亦如是，若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婢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

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

於是，婢肆王白曰：「尊者！我從今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

爾時，尊者鳩摩羅迦葉為婢肆王及斯憇提梵志、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婢肆王及斯憇提梵志、居士，尊者鳩摩羅迦葉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鳩摩羅迦葉足，繞三匝而去。

彼婢肆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又復施以麤弊布衣。時，監厨者名優多羅，彼行施修福時，為婢肆王囑語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婢肆王今世後世受。」婢肆王聞優多羅行施修福時，常為囑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婢肆王今世後世受。」聞已，即呼問曰：「優多羅！汝實行施修福時，為我囑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婢肆王今世後世受。』為如是耶？」

優多羅白曰：「實爾。天王！所以者何？天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天王！此食尚不可以手觸，況復自食耶？天王施以麤弊布衣。天王！此衣尚不可以脚躡，況復自著耶？我敬天王，不重所施，是故，天王！我不願此弊布施報令王受也。」

婢肆王聞已，告曰：「優多羅！汝從今始，如我所食，當以飯食，如我著衣，當以布施。」於是，優多羅從是已後，如王所食，便以飯食，如王所衣，便以布施。

爾時，優多羅因為婢肆王監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四王天中。彼婢肆王以不至心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橫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橋燃鉢帝數往遊行彼橫樹林空宮殿中，尊者橋燃鉢帝

遙見婢肆王，即便問曰：「汝是誰耶？」

婢肆王答曰：「尊者橋燃鉢帝！頗聞閻浮洲中有斯憇提王，名婢肆耶？」

尊者橋燃鉢帝答曰：「我聞閻浮洲中斯憇提有王，名婢肆。」

婢肆王白曰：「尊者橋燃鉢帝，我即是也，本名婢肆王。」

尊者橋燃鉢帝復問曰：「婢肆王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彼何由生此，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

婢肆王白曰：「尊者橋燃鉢帝！我本實有是見，然為尊者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若尊者橋燃鉢帝還下閻浮洲者，願遍告語閻浮洲人：『若行施修福時，當至心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憇提婢肆王也。婢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爾時，尊者橋燃鉢帝默然而受。

於是，尊者橋燃鉢帝有時來下至閻浮洲，則遍告諸閻浮洲人：「至心施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憇提婢肆王也。婢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如是。婢肆王，斯憇提梵志、居士及諸比丘，聞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歡喜奉行。

婢肆王經第七竟(萬三百六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六(萬三百六十七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第一竟(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字)(第二小

土城誦)

中阿含經卷第十七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第二(有十五經)(第二小土城誦)

長壽、天、八念	淨不移動道
郁伽支羅說	娑雞三族姓
梵天迎請佛	勝天、伽繩那
念身、支離彌	上尊長老眠
無刺及真人	說處最在後

(七二) 中阿含長壽王品長壽王本起經第一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師羅園。

爾時，拘舍彌諸比丘數共鬪諍。於是，世尊告拘舍彌諸比丘曰：「比丘！汝等莫共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所以者何？昔過去時，有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彼二國王常共戰諍。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自引軍往，欲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亦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拘娑羅國王長壽自引軍出，往至界上，列陣共戰，即摧破之。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盡奪取彼梵摩達哆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乃復生擒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身，得已，即放而語彼曰：『汝

窮厄人，今原赦汝，後莫復作。』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再三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復自引軍往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便作是念：『我已剋彼，何須復剋？我已伏彼，何足更伏？我已害彼，何須復害？但以空弓，足能伏彼。』拘娑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晏然不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亦不自往。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得來破之，盡奪取拘娑羅國王長壽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

「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來，盡奪取我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已，復作是念：『鬪為甚奇！鬪為甚惡！所以者何？剋當復剋，伏當復伏，害當復害。我今寧可獨將一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捺。』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即獨將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捺。拘娑羅國王長壽復作是念：『我今寧可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拘娑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即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壽博士。

「長壽博士復作是念：『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當極歡喜而自娛樂。』長壽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及梵志國師展轉悉聞。梵志國師聞已，便呼見之。於是，長壽博士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梵志國師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梵志國師告長壽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

相供給。』長壽博士白曰：『尊者！我有一妻，當如之何？』梵志國師報曰：『博士！汝可將來依我家住，當供給之。』於是，長壽博士即將其妻依梵志國師家住，梵志國師即便供給彼。

「於後時長壽博士妻心懷憂慼，作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妻作是念已，便白長壽博士：『我心懷憂慼，作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即告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等今為梵摩達哆王所破壞，卿當何由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

「長壽博士即便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梵志國師聞已不得歡喜。於是，梵志國師問曰：『博士！汝本向我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我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汝今何以向我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我聞已不得歡喜。長壽博士！汝身無疾患，意無憂慼耶？』長壽博士白曰：『尊者！我身無患，但意有憂慼耳。尊者！我妻心懷憂慼，作如是念：『我欲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我即報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今如此，卿當何由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我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尊者！若妻不全，我亦無理。』

「梵志國師問曰：『博士！汝妻可得見不？』白曰：『尊者！可得見耳。』於是，梵志國師將長壽博士往至妻所。是時，長

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梵志國師見長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故，便以右膝跪地，又手向長壽博士妻，再三稱說：『生拘娑羅國王。生拘娑羅國王。』教勅左右曰：『莫令人知。』梵志國師告曰：『博士！汝勿憂惑，我能令汝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亦能令得磨刀水飲。』

「於是，梵志國師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到已，白曰：『天王！當知有德星現，唯願天王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唯願天王自出觀視。天王！若作是者，必有吉應。』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勅主兵臣：『卿！今當知有德星現，卿宜速嚴四種之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我自出觀，若作是者，必有吉應。』時，主兵臣即受王教，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梵摩達哆即自出觀。

「因是，長壽博士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并亦復得磨刀水飲。飲磨刀水已，憂惑即除，尋生德子，便為作字，名長生童子。寄人密養，漸已長大，長生童子若諸刹利頂生王者，整御天下得大國土，種種伎藝，乘象、騎馬、調御、馳驟、射戲、手搏、擲縕、擲鉤、乘車、坐輦，如是種種諸妙伎藝皆善知之，若干種妙觸事殊勝，猛毅超世，聰明挺出，幽微隱遠，無不博達。

「於是，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長壽彼作博士，轉名在此波羅捺城中，梵摩達哆即勅左右：『卿等速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左右受教，即便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是時，長生童子尋隨父後，或在左右而白父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我

即於此，必能拔濟，必能拔濟。』拘娑羅王長壽告曰：『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眾人聞長壽王而作此語，便問於王：『所道何等？』王答眾人曰：『此童子聰明，必解我語。』

「爾時，長生童子勸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諸君！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於是，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此波羅捺諸貴豪族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聞即大怖，身毛皆豎：『莫令此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反於我耶？且置彼事，我今急當先滅此事。』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教勅左右：『汝等速去，殺拘娑羅國王長壽，斬作七段。』左右受教，即便速往，殺長壽王，斬作七段。

「於是，長生童子勸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而作是語：『諸君看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諸君可往，以新繒疊收斂我父，取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閣維之，立於廟堂，為我作書與梵摩達哆言：「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於是，波羅捺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以新繒疊即往斂，取彼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閣維之，為立廟堂，亦為作書與梵摩達哆言：『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

「於是，長壽王妻告長生童子曰：『汝當知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汝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

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童子汝來！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捺，若不去者，禍將及汝。』於是，長壽王妻與長生童子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捺。爾時，長生童子作如是念：『我寧可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長生童子作是念已，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生博士。

「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當大歡喜而自娛樂。』長生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梵志國師，展轉乃至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便呼見。

「於是，長生博士即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曰：『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於是，長生博士即依彼住，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供給之，後遂信任，一以委付，即持衛身刀劍授與長生博士。

「爾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勅御者：『汝可嚴駕，我欲出獵。』御者受教，即便嚴駕訖，還白曰：『嚴駕已辦，隨天王意。』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與長生博士共乘車出，長生博士即作是念：『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我今寧可御車，使離四種軍眾各在異處。』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便御車離四種軍，各在異處。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冒涉塗路，風熱所逼，煩悶渴乏，疲極欲臥，即便下車，枕長生博士膝眠。於是，長生博士

復作是念：『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然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拔利刀，著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頸上而作是語：『我今殺汝！我今殺汝！』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夢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此言：『我今殺汝！我今殺汝！』見已恐怖，身毛皆豎，便疾驚寤，起語長生博士：『汝今當知我於夢中，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是言：「我今殺汝！我今殺汝！」』長生博士聞已，白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所以者何？彼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我身是。天王！我作是念：「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而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天王！我拔利刀，著王頸上而作是語：「我今殺汝！我今殺汝！」天王！我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語曰：『童子！汝作是說：「童子可忍！童子可忍！」我已知此義。童子又言：「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此謂何義？』長生童子答曰：『天王！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即謂此也。』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語曰：『童子！從今日始，我所領國盡以相與，汝父本國還持付卿。所以者何？汝所作甚難，乃惠我命。』長生童子聞已，白曰：『天王本國自屬天王，我父本國可以見還。』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與長生童子共載還歸，入波羅捺城，坐正殿上，告諸臣曰：『卿等若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當云何耶？』諸臣聞已，或有白曰：『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手。』或復作是語：『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足。』或復作是語：『當斷其命。』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諸臣曰：『卿等欲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此是也。汝等莫起惡意向此童子。所以者何？此童子所作甚難，惠與我命。』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以王沐浴浴長生童子，塗以王香，衣以王服，令坐金御床，以女妻之，還其本國。」

「比丘！彼諸國王刹利頂生王，為大國主，整御天下，自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諸比丘！汝亦應如是，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

於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有作是言：「世尊法主今且住也，彼導說我，我那得不導說彼。」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所行威儀、禮節、所學、所習，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有能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誹謗牟尼聖，
他人不解義，
若有能解義，
若得定為侶，
捨本所執意，
若不得定伴，
如王嚴治國，
獨行莫為惡，
獨行為善勝，
學不得善友，
當堅意獨住，
口說無賴言，
是下賤非智。
唯我獨能知，
彼恚便得息。
慧者共修善，
歡喜常相隨。
慧者獨修善，
如象獨在野。
如象獨在野，
勿與惡共會。
不與己等者，
勿與惡共會。」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至婆羅樓羅村。於是婆羅樓羅村，有尊者婆咎釋家子，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尊者釋家子遙見佛來，見已往迎，攝佛衣鉢，為佛敷床，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尊者釋家子婆咎座，坐已，告曰：「婆咎比丘！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釋家子婆咎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婆咎比丘！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婆咎白曰：「世尊！我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念：「此族姓子遊行安樂，我今寧可為彼說法。」作是念已，便為尊者婆咎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世尊復念：「我已得脫彼拘舍彌諸比丘輩，數數鬭訟，相伏相憎，相瞋共諍，我不喜念彼方，謂拘舍彌諸比丘輩所住處

也。」

當爾之時，有一大象為眾象王，彼離象眾而獨遊行，亦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賢娑羅樹，倚賢娑羅樹立。爾時，大象而作是念：「我已得脫彼群象輩，牝象、牡象，大小象子，彼群象輩常在前行，草為之蹋，水為之渾，我於爾時，食彼蹋草，飲渾濁水，我今飲食新草、清水。」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象心之所念，即說頌曰：

「一象與象等，成身具足牙，
以心與心等，若樂獨住林。」

於是，世尊從護寺林攝衣持鉢，往至般那蔓闍寺林。爾時，般那蔓闍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蹬，及拭腳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蟲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斂洗足蹬，收拭腳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於晡時，若有先從宴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安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

於是，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訶止曰：「沙門！沙門！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遙見世尊來，即訶彼曰：「汝守林人！莫訶世尊。汝守林人！莫止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逝來。」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攝佛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床，尊者金毘羅為佛取水。

爾時，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阿那律陀！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阿那律陀：「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問尊者難提，答亦如是。

復問尊者金毘羅曰：「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曰：「金毘羅！云何安隱，無所乏耶？」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得光明便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汝等不達此相，謂相得光明而見色者，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道時，亦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若世中無道，我可見可知彼耶？』我心中生此疑患，因此疑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無念患，因此無念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亦不生無念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身病想患，因此身病想患

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亦不生身病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睡眠患，因此睡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亦不生睡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急，蠅即便死。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亦不生過精勤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

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緩，蠅便飛去。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亦不生太懈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人行道，四方有怨賊來，彼人見已，畏懼恐怖，舉身毛豎。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大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亦不生恐怖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

復滅。』阿那律陀！猶若如人本求一寶藏，頓得四寶藏，彼見已，便生悅歡喜。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亦不生喜悅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自高心患，因此自高心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若干想患，因此若干想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大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不生自高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不觀色患，因此不觀色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不生若干想患，亦不生不觀色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阿那律陀！若我心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當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便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

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光明相，不念色相者，爾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阿那律陀！有時我見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見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色相，不念光明相者，爾時我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少入定，少入定故，少眼清淨，少眼清淨故，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阿那律陀！有時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廣入定，廣入定故，廣眼清淨，廣眼清淨故，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

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心中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有覺有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無觀定修學極修學，一向定修學極修學，雜定修學極修學，少定修學極修學，廣無量定修學極修學。我生知見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王本起經第一竟(九千二百一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七(九千二百一十八字)(第二小土城誦)

中阿含經卷第十八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七三) 中阿含長壽王品天經第二(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枝提瘦，在水渚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道時，而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也。然我未與彼天共同集會，未相慰勞，未有所論說，未有所答對。」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如是我

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

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也。然我不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也。然我不知彼天、彼彼天中。」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也。然我不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

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也。

「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亦不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不能出過其上；我亦不得解脫種種解脫；我亦未離諸顛倒，未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說得，亦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出過其上；我亦得解脫種種解脫，我心已離諸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天經第二竟(千七百七十四字)

(七四) 中阿含長壽王品八念經第三(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鼴山怖林鹿野園中。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在枝提瘦水渚林中。彼時，尊者阿那律陀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

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阿那律陀心中所念、所思、所行。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如是世尊從婆奇瘦鼈山怖林鹿野園中忽沒不現，住枝提瘦水渚林中尊者阿那律陀前。是時，世尊便從定覺，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謂汝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阿那律陀！汝從如來更受八大人之念，受已，便思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阿那律陀！若汝成就此大人八念者，汝必能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緘籠，盛滿種種衣，中前欲著，便取著之，中時、中後若欲著衣，便取著之，隨意自在。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得糞掃衣為第一服，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廚宰，種種淨妙甘美餚饍。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常行乞食為第一饌，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屋舍，或樓閣宮殿。阿那律陀！汝亦如是，依樹下止為第一舍，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床座，敷以氍毹、毳氈，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憇邏、波遮悉哆羅那。阿那律陀！汝亦如是，草座葉座為第一座，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是汝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阿那律陀！汝當成就此大人八念，亦應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已，然後於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

爾時，世尊為尊者阿那律陀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如是世尊從枝提瘦水渚林中忽沒不見，住婆奇瘦鼴山怖林鹿野園中。

彼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世尊便從定覺，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遊鼴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來白我。」

尊者阿難受佛教已，稽首禮足，即行宣勅：「諸有比丘遊鼴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諸有比丘遊鼴山怖林鹿野園中者，已令一切皆集講堂，唯願世尊自當知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講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曰：「諸比丘！我今為汝說大人八念，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大人八念者，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云何道從無欲，非有欲得？謂比丘得無欲，自知得無欲，不令他人知我無欲，得知足、得遠離、得精勤、得正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戲；自知得不戲，不欲令他知我無欲，是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

「云何道從知足，非無厭得？謂比丘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是謂道從知足，非無厭得。」

「云何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謂比丘行遠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俱遠離，是謂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

「云何道從精勤，非懈怠得？謂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道從精勤，非懈怠得。」

「云何道從正念，非邪念得？謂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道從正念，非邪念得。」

「云何道從定意，非亂意得？謂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道從定意，非亂意得。」

「云何道從智慧，非愚癡得？謂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云何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謂比丘意常滅戲，樂住無餘涅槃，心恒樂住，歡喜意解，是謂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諸比丘！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八念已，然後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我以此教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是時，尊者阿那律陀得阿羅呵，心正解脫，得長老上尊，則於爾時而說頌曰：

「遙知我思念，	無上世間師，
正身心入定，	乘虛忽來到。
如我心所念，	為說而復過，
諸佛樂不戲，	遠離一切戲。
既從彼知法，	樂住正法中，
逮得三昧達，	佛法作已辦。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立正念正智。
鞞耶離竹林，	我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	無餘般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念經第三竟(千九百五十四字)

(七五) 中阿含長壽王品淨不動道經第四(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欲者無常、虛偽、妄言，是妄言法，則是幻化、欺誑、愚癡。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則是魔餌，因此令心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世尊所說，欲者無常、虛偽、妄言，是妄言法則是幻化、欺誑、愚癡。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則是魔餌，因此令心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作是念：『我可得大心成就遊，掩伏世間，攝持其心。若我得大心成就遊，掩伏世間，攝持其心者，如是心便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以是行、以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有色者，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四大者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二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必得不動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三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

是滅，彼於爾時得無所有處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此世空，空於神、神所有，空有常，空有恒，空長存，空不變易。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二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我非為他而有所為，亦非自為而有所為。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三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而得無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想處。是謂說淨無想道。」

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世尊！比丘行如是，彼為盡，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此事不定，或有得者，或有不得。」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不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若比丘樂彼捨、著彼捨、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有所受，不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有所受者，彼必不得般涅槃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為何所受？」

世尊告曰：「阿難！行中有餘，謂有想、無想處，於有中第一，彼比丘受。」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受餘行耶？」

世尊告曰：「阿難！如是比丘受餘行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必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若比丘不樂彼捨、不著彼捨、不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無所受，必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無所受，必得般涅槃。」

爾時，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說淨不動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想道，已說無餘涅槃。世尊！云何聖解脫耶？」

世尊告曰：「阿難！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無想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是謂自己有。若自己有者，是生、是老、是病、是死。阿難！若有此法，一切盡滅無餘不復有者，彼則無生，無老、病、死。聖如是觀，若有者必是解脫法，若有無餘涅槃者是名甘露，彼如是觀、如是見，必得欲漏心解脫，有

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阿難！我今為汝已說淨不動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想道，已說無餘涅槃，已說聖解脫。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當復自作，至無事處，至林樹下，空安靜處，燕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淨不動道經第四竟(千七百八十七字)

(七六) 中阿含長壽王品郁伽支羅經第五(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郁伽支羅，在恒水池岸。

爾時，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唯願為我善略說法。從法世尊聞已，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比丘！當如是學，令心得住，在內不動無量善修，復觀內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內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

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外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內外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外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內外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內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心當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持佛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郁伽支羅經第五竟(千二百六字)

(七七) 中阿含長壽王品娑雞帝三族姓子經第六(第二小土城 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娑雞帝，在青林中。

爾時，娑雞帝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時，諸比丘嘿然不答。

世尊復再三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時，諸比丘亦復再三嘿然不答。

於是，世尊自問三族姓子，告尊者阿那律陀：「汝等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阿那律陀！汝等頗樂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樂此正法，修行梵行。」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汝等小時年幼童子，清淨黑髮，身體盛壯，樂於遊戲，樂數澡浴，嚴愛其身，於後親親及其父母皆相愛戀，悲泣啼哭，不欲令汝出家學道。汝等故能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阿那律陀！汝等不畏王而行學道，亦不畏賊，不畏負債，不畏恐怖，不畏貧窮不得活故而行學道，但厭生、老、病、死、啼哭、憂苦，或復欲得大苦聚邊。阿那律陀！汝等不以如是心故出家學道耶？」

答曰：「如是。」

「阿那律陀！若族姓子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者，為知所由，得無量善法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者，不得捨樂、無上止息，彼心生增伺、瞋恚、睡眠，心生不樂，身生頻伸，多食心憂；彼比丘便不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不能忍，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不堪耐。所以者何？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

不得捨樂、無上止息故。若有離欲，非為惡法之所纏者，必得捨樂及無上止息，彼心不生增伺、瞋恚、睡眠、心不生不樂，身不生頻伸，亦不多食，心不愁憂；彼比丘便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所以者何？以非為欲所覆故，不為惡法之所纏故，又得捨樂、無上止息故。」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耶？」

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來非不盡，非不知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來但因此身故，因六處故，因壽命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來非為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

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那律陀！如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一者為自現法樂居故，二者為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來非為趣為人說，亦不欺誑人，亦不欲得人歡樂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阿那律陀！如來但為清信族姓男、族姓女，極信極愛，極生喜悅，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若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慧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

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生。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

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

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彼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慧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慧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惠

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娑雞帝三族姓子經第六竟(三千四百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八(萬一百二十七字)(第二小土城誦)

中阿含經卷第十九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七八) 中阿含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第七(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生如是邪見：「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於舍衛國勝林給孤獨園忽沒不現，往梵天上。

時，彼梵天見世尊來，即請世尊：「善來大仙人！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汝無常稱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要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天！汝有是無明。」

時，魔波旬在彼眾中。於是，魔波旬語世尊曰：「比丘！莫違此梵天所說 莫逆此梵天所說 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吉祥事來，而排却之。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從山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於空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 比丘！猶如有人從樹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枝葉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所以者何？此梵天梵，福祐、能化、最尊、能作、能造、是父，已有、當有一切眾生皆從是生，此所知盡知、所見盡見。

「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憎惡地、毀訾地者，彼身壞命終，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憎惡梵天、毀訾梵天者，彼身壞命終，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身壞命終，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身壞命終，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大仙人！汝不見此梵天大眷屬坐如我輩耶？」

彼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若說有魔波旬者，此即是魔波旬。」

世尊知已，告曰：「魔波旬！汝非梵天，亦非梵天眷屬，然汝自稱說我是梵天；若說有魔波旬者，汝即是魔波旬。」於是，魔波旬而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見我。」知已愁憂，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時，彼梵天至再三請世尊：「善來大仙人！此處有常，此處恒有，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梵天！汝無常稱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要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天！汝有是無明。」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昔有沙門、梵志，壽命極長，存住極久。大仙人！汝壽至短，不如彼沙門、梵志一燕坐頃。所以者何？彼所知盡知、所見盡見，若實有出要者，更無餘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若無有實出要者，更無餘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最者。大仙人！汝於出要不出要想，不出要出要想，如是汝不得出要，便成大癡。所以者何？以無境界故。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大仙人！若汝愛樂地、稱歎地者，汝亦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汝亦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如是梵天所說真諦：『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梵天！若我愛樂地、稱歎地者，我亦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我亦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

「梵天！若此八事，我隨其事愛樂稱歎者，彼亦有如是。梵天！我知汝所從來處、所往至處、隨所住、隨所終、隨所生。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汝云何知我所知、見我所見。云何識悉我？如日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汝得自在耶？知彼彼處無有晝夜，大仙人曾更歷彼，數經歷彼耶？」

世尊告曰：「梵天！如日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我得自在，亦知彼彼處無有晝夜。梵天！我曾更歷彼，我數經歷彼。梵天！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梵天！若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我亦有彼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彼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有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梵天！若汝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梵天！若汝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汝不與我一切等，不與我盡等，但我於汝最勝最上。」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何由得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汝亦有彼知見；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汝亦有彼知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有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大仙人！非為愛言耶？問已不知增益愚癡。所以者何？以識無量境界故，無量知、無量見、無量種別，我各各知別，是地知地，水、火、風、神、天、生主，是梵天知梵天。」

於是，世尊告曰：「梵天！若有沙門、梵志於地有地想，地是我，地是我所，我是地所；彼計地是我已，便不知地。如是於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有淨想，淨是我，淨是我所，我是淨所；彼計淨是我已，便不知淨。梵天！若有沙門、梵志，地則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彼不計地是我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非是我，淨非我所，我非淨所；彼不計淨是我已，彼便知淨。梵天！我於地則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我不計地是我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非是我，淨非我所，我非淨所；我不計淨是我已，我便知淨。」

於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此眾生愛有、樂有、習有，汝已拔有根本。所以者何？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便說頌曰：

「於有見恐怖， 無有見不懼，
是故莫樂有， 有何不可斷。」

「大仙人！我今欲自隱形。」

世尊告曰：「梵天！汝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

於是，梵天即隨所處自隱其形。世尊即知，「梵天！汝在彼，汝在此，汝在中。」

於是，梵天盡現如意，欲自隱形而不能隱，還住梵天中。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我今亦欲自隱其形。」

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我今寧可現如其像如意足，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我聲而不見形。」於是，世尊即現如其像如意足，放極妙光明，照

一切梵天，便自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於是，梵天及梵天眷屬各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謂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使我等及眷屬但聞彼聲而不見形。」

於是，世尊復作是念：「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屬，我今寧可攝如意足。」世尊便攝如意足，還住梵天中。

於是，魔王亦至再三在彼眾中。爾時，魔王白世尊曰：「大仙人善見、善知、善達，然莫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此唐自煩勞。大仙人！昔有沙門、梵志訓誨弟子，教呵弟子，亦為弟子說法，樂著弟子；彼以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人！是故我語汝，莫得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

於是，世尊告曰：「魔波旬！汝不為我求義故說，非為饒益故，非為樂故，非為安隱故：『莫得訓誨教呵弟子，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魔波旬！汝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說法，彼弟子聞法已，出我境界。』魔波旬！是故汝今語我：『莫得訓誨教呵弟子，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

「魔波旬！若有沙門、梵志訓誨弟子，教呵弟子，為弟子說法，樂著弟子；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

彼沙門、梵志，彼非沙門稱說沙門，非梵志稱說梵志，非阿羅訶稱說阿羅訶，非等正覺稱說等正覺。魔波旬！我實沙門稱說沙門，實梵志稱說梵志，實阿羅訶稱說阿羅訶，實等正覺稱說等正覺。魔波旬！若我為弟子說法，若不說者，汝且自去，我今自知應為弟子說法、不應為弟子說法。」

是為梵天請，魔波旬違逆世尊隨順說，是故此經名梵天請佛。

佛說如是。梵天及梵天眷屬，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天請佛經第七竟(三十九字)

(七九) 中阿含長壽王品有勝天經第八(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於是，仙餘財主告一使人：「汝往詣佛，為我稽首，禮世尊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仙餘財主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汝既為我問訊佛已，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為我稽首禮彼足已，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作如是語：『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仙餘財主請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供明日食。』若受請者，復作是語：『尊者阿那律陀！仙餘財主多事多為，為王眾事斷理臣佐，唯願尊者阿那律陀為慈愍故，與四人俱，明日早來至仙餘財主家。』」

於是，使人受仙餘財主教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仙餘財主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爾時，世尊告使人曰：「令仙餘財主安隱快樂，令天及人、阿修羅、捷塔和、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

於是，使人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那律陀！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仙餘財主請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供明日食。」

是時，尊者真迦旃延去尊者阿那律陀不遠而燕坐也。於是，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賢者迦旃延！我向所道，明日我等為乞食故，入舍衛國，正謂此也。今仙餘財主遣人請我等四人，供明日食。」

尊者真迦旃延即時白曰：「願尊者阿那律陀為彼人故，默然受請。我等明日出此闍林，為乞食故，入舍衛國。」尊者阿那律陀為彼人故，默然而受。

於是，使人知尊者阿那律陀默然受已，尋復白曰：「仙餘財主白尊者阿那律陀！仙餘財主多事多為，為王眾事斷理臣佐，願尊者阿那律陀為慈愍故，與四人俱，明日早來，至仙餘財主家。」

尊者阿那律陀告使人曰：「汝便還去，我自知時。」於是，使人即從坐起，稽首作禮，繞三匝而去。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四人共俱，往詣仙餘財主家。爾時，仙餘財主婦女圍遶，住中門下，待尊者阿那律陀。仙餘財主遙見尊者阿那律陀來，見已，叉手向尊者阿那律陀，讚曰：「善來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久不來此。」於是，仙餘財主敬心扶抱尊者阿那律陀，將入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

尊者阿那律陀即坐其床，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

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者阿那律陀！欲有所問，唯願見聽。」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隨汝所問，聞已當思。」

仙餘財主便問尊者阿那律陀：「或有沙門、梵志來至我所，語我：『財主！汝當修大心解脫。』尊者阿那律陀！復有沙門、梵志來至我所，語我：『財主！汝當修無量心解脫。』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二解脫，為文異義異耶？為一義文異耶？」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汝前問此事，汝先自答，我當後答。」

仙餘財主白曰：「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二解脫一義文異，仙餘財主不能答此事。」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當聽我為汝說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大心解脫者，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依一樹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若不依一樹者，當依二三樹，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若不依二三樹者，當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當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當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當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當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當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當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是謂大心解脫。」

「財主！云何無量心解脫？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

遊，是謂無量心解脫。財主！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二解脫為義異文異，為一義文異耶？」

仙餘財主白尊者阿那律陀曰：「如我從尊者聞，則解其義，此二解脫義既異文亦異。」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於中光天者，彼生在一處，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隨其所往，即樂彼中。財主！猶如蠅在肉段，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蠅隨肉段去，即樂彼中。如是彼光天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隨其所往，即樂彼中。有時光天集在一處，雖身有異而光不異。財主！猶如有人燃無量燈，著一室中，彼燈雖異而光不異。如是彼光天集在一處，雖身有異而光不異。有時光天各自散去，彼各散去時，其身既異，光明亦異。財主！猶如有人從一室中出眾多燈，分著諸室，彼燈即異，光明亦異。如是彼光天各自散去，彼各散去時，其身既異，光明亦異。」

於是，尊者真迦旃延白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光天生在一處，可知有勝如、妙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可說彼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光天生在一處，何因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依一樹，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若不依一樹者，或依二三樹，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賢者迦旃延！此二心解脫，何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耶？」

尊者真迦旃延答曰：「尊者阿那律陀！若有沙門、梵志不依一樹者，或依二三樹，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尊者阿那律陀！二解脫中，此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

尊者阿那律陀復問曰：「賢者迦旃延！若不依二三樹者，或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或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賢者迦旃延！此二解脫，何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

尊者真迦旃延答曰：「尊者阿那律陀！若有沙門、梵志不依二三樹者，或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或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尊者阿那律陀！二解脫中此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迦旃延！因是緣是，彼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勝如故，修便有精麤，因修有精麤故，得人則有勝如。賢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說，人有勝如。」

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陀！彼淨光天生在一處，可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可說彼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陀！彼淨光天生在一

處，何因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不修、不習、不廣，不極成就。彼於後時，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極止息，不得極寂靜，亦不得盡壽訖。賢者迦旃延！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在水底時，爾時根、莖、葉、華，彼一切水漬水澆，水所潤，無處不漬。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不修、不習、不廣，不極成就，彼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極止息，不得極寂靜，亦不得盡壽訖。

「賢者迦旃延！復有沙門、梵志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數修、數習、數廣，極成就，彼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得極止息，得極寂靜，亦得壽盡訖。賢者迦旃延！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出水上住，水所不漬。賢者迦旃延！如是復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數修、數習、數廣，極成就，彼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得極止息，得極寂靜，亦得壽盡訖。

「賢者迦旃延！因是緣是，彼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勝如故，修便有精麤，因修有精麤故，得人則有勝如。賢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說，人有勝如。」

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陀！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可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可說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陀！彼遍淨光天生在

一處，何因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不極止睡眠，不善息調悔，彼於後時身壞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極淨。賢者迦旃延！譬如燃燈，因緣油炷，若油有滓，炷復不淨，因是燈光生不明淨。賢者迦旃延！如是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不極止睡眠，不善息調悔，彼身壞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極淨。

「賢者迦旃延！復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極止睡眠，善息調悔，彼身壞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極明淨。賢者迦旃延！譬如然燈，因緣油炷，若油無滓，炷復極淨，因是燈光生極明淨。

「賢者迦旃延！如是復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極止睡眠，善息調悔，彼身壞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極明淨。

「賢者迦旃延！因是緣是，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勝如故，修便有精麤，因修有精麤故，得人則有勝如。賢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說，人有勝如。」

於是，尊者真迦旃延歎仙餘財主曰：「善哉！善哉！財主！汝為我等多所饒益。所以者何？初問尊者阿那律陀有勝天，我等未曾從尊者阿那律陀聞如是義，是謂彼天、有彼天、如是彼天。」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賢者迦旃延！多有彼天，謂此日月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

光不及光，彼與我集，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然我不如是說，是謂彼天、有彼天、如是彼天。」

爾時，仙餘財主知彼尊者所說已訖，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飽滿。食訖舉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仙餘財主坐已，尊者阿那律陀而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仙餘財主及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歡喜奉行。

有勝天經第八竟(三千五百九十九字)

(八〇) 中阿含長壽王品迦繻那經第九(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舍衛國，住娑羅邏巖山中。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尊者阿難亦復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

尊者阿那律陀見尊者阿難亦行乞食，見已，語曰：「賢者阿難！當知我三衣麤素壞盡。賢者！今可倩諸比丘為我作衣。」尊者阿難為尊者阿那律陀默然許倩。

於是，尊者阿難舍衛乞食已，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手執戶鑰，遍詣房房，見諸比丘便語之曰：「諸尊！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難語，皆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於是，世尊見尊者阿難手執戶鑰，遍詣房房，見已，問曰：「阿難！汝以何事，手執戶鑰，遍詣房房？」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今倩諸比丘，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世尊告曰：「阿難！汝何以故不請如來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

於是，尊者阿難即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而許。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娑羅邏巖山中比丘眾前，敷坐而坐。爾時，娑羅邏巖山中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彼時，尊者大目犍連亦在眾中。於是，世尊告曰：「目犍連！我能為阿那律陀舒張衣裁，割截連綴而縫合之。」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為賢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諸比丘當共割截，連綴縫合。」

於是，世尊即為尊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諸比丘便共割截，連綴縫合，即彼一日為尊者阿那律陀成三衣訖。

爾時，世尊知尊者阿那律陀三衣已成，則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為諸比丘說迦繹那法，我今腰痛，欲小自息。」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唯然。世尊！」

於是，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作光明想，立正念正智，常作起想。

彼時，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諸賢！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厭生老病死、啼哭懊惱、悲泣憂感，欲斷此大苦聚。諸賢！我厭已而作是觀：『居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修諸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出家學道，捨族姓已，受比丘學，修行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介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

「諸賢！我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蟲，我於殺生淨除其心。諸賢！我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惱，不望其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姪，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我於綺語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治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不受財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我於治生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我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奴婢，斷受奴婢，我於受奴婢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

我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雞、豬，斷受雞、豬，我於受雞、豬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我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我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酒，斷酒，我於飲酒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我於花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諸賢！我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我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當復學極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諸賢！我亦如是，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當復學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當復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正知出入，當復學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囊穀，或至林中，

或在塚間。諸賢！我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嗔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諸賢！我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如意足智通作證。諸賢！我得無量如意足，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跏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天耳智通作證。諸賢！我以天耳聞人、非人音聲，近遠、妙與不妙。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他心智通作證。諸賢！我為他眾生所念、所思、所為、所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欲心知無欲心如真，有恚無恚、有癡無癡、有穢無穢、合散、高下、小大、修不修、定不定，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諸賢！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生死智通作證。諸賢！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諸賢！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諸賢！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終無是處。諸賢！猶去村不遠，有樓觀堂閣，其中安梯或施十磴，或十二磴，若有人來，求願欲得昇彼堂閣，若不登此梯第一磴上，欲登第二磴者，終無是處；若不登第二磴，欲登第三、四，至昇堂閣者，終無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終無是處。

「諸賢！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必有是處。諸賢！猶去村不遠，有樓觀堂閣，其中安梯或施十磴，或十二磴，若有人來，求願欲得昇彼堂閣，若登此梯第一磴上，欲登第二磴者，必有是處；若登第二磴，欲登第三、四，至昇

堂閣者，必有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必有是處。

「諸賢！我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便觀千世界。諸賢！猶有目人住高樓上，以小方便觀下露地，見千土塹。諸賢！我亦如是，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便觀千世界。諸賢！若王大象，或有七寶，或復減八，以多羅葉覆之，如我覆藏於此六通。

「諸賢！若於我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

於是，尊者阿難白曰：「尊者阿那律陀！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但我等長夜以心識尊者阿那律陀心，如尊者阿那律陀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於是，世尊所患已差而得安隱，即時便起，結加趺坐。世

尊坐已，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極善。阿那律陀！謂汝為諸比丘說迦繹那法。阿那律陀！汝復為諸比丘說迦繹那法。阿那律陀！汝為諸比丘數數說迦繹那法。」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比丘！汝等受迦繹那法，誦習迦繹那法，善持迦繹那法。所以者何？迦繹那法與法相應，為梵行本，致通致覺，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至心受迦繹那法，善受善持迦繹那法。所以者何？我不見過去時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不見未來現在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所以者何？謂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如是阿那律陀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迦繹那經第九竟(三千七百八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九(一萬四百六十九字)(第二小土城誦)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八一) 中阿含長壽王品念身經第十(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鷲祇國中，與大比丘眾俱，往詣阿憍那捷尼住處。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憍那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詣一林，入彼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爾時，眾多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

世尊甚奇！甚特！修習念身，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

爾時，世尊在於宴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世尊甚奇！甚特！修習念身，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向共論何事耶？以何事故集坐講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世尊甚奇！甚特！修習念身，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世尊！我等向共論如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講堂。」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云何我說修習念身，分別廣布，得大果報？」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惟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行則知行，住則知住，坐則知坐，臥則知臥，眠則知眠，寤則知寤，眠寤則知眠寤；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

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滅止，猶木工師、木工弟子，彼持墨繩，用拼於木，則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滅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以心治心，治斷滅止。猶二力士捉一羸人，處處旋捉，自在打鍛，如是比丘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以心治心，治斷滅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長即知入息長，出息長即知出息長，入息短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學一切身息入，學一切身息出，學止身行息入，學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工浴人器盛澡豆，水和成搏，水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如山泉，極淨澄清，充滿盈流，四方水來，無緣得入，即彼泉底，水自涌出，盈流於外，漬山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無喜生樂無處不遍。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在於水底，根莖華葉，悉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無喜生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於此身中，以清淨心意解遍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清淨心無處不遍。猶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從頭至足，於此身體無處不覆。如是比丘於此身中，以清淨心意解遍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清淨心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如前後亦然，如後前亦然，如晝夜亦然，如夜晝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如是不顛倒，心無有纏，修光明心，

心終不為闇之所覆。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觀相善受、善持、善意所念。猶如有人，坐觀臥人，臥觀坐人。如是比丘觀相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謂此身中有髮、毛、爪、齒、龐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臍、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猶以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悉見分明，謂稻、粟種、大麥、小麥、大小麻豆、菘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謂此身中有髮、毛、爪、齒、龐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臍、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觀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殺牛，剝皮布於地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觀彼死屍，或一、二日，

至六、七日，烏鵲所啄，豺狗所食，火燒埋地，悉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青色，腐爛食半，骨鎖在地，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膊骨、髀骨、臍骨、脊骨、肩骨、頸骨、髑髏骨，各在異處，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白如螺，青猶鵠色，赤若血塗，腐壞碎末，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若有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彼諸善法盡在其中，

謂道品法也。若彼有心意解遍滿，猶如大海，彼諸小河盡在海中。若有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彼諸善法盡在其中，謂道品法也。

「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如有瓶，中空無水，正安著地，若人持水來瀉瓶中，於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當受水不？」

比丘答曰：「受也。世尊！所以者何？彼空無水，正安著地，是故必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猶如有瓶，水滿其中，正安著地，若人持水來瀉瓶中，於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復受水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瓶水滿，正安著地，是故不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有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如力士，以大重石擲淖泥中，於比丘意云何？泥為受不？」

比丘答曰：「受也。世尊！所以者何？泥淖石重，是故必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

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猶如力士，以輕毛毬擲平戶扇，於比丘意云何？彼為受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毛毬輕闡，戶扇平立，是故不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人求火，以槁木為母，以燥鑽鑽，於比丘意云何？彼人如是，為得火不？」

比丘答曰：「得也。世尊！所以者何？彼以燥鑽鑽於槁木，是故必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猶人求火，以濕木為母，以濕鑽鑽，於比丘意云何？彼人如是，為得火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以濕鑽鑽於濕木，是故不得。」

「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

「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當知有十八德。云何十八？比丘者，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一德。」

「復次，比丘堪耐不樂，若生不樂，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二德。

「復次，比丘堪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三德。

「復次，比丘生三惡念：欲念、恚念、害念。若生三惡念，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四、五、六、七德。

「復次，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八德。

「復次，比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九德。

「復次，比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德。

「復次，比丘五下分結盡，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一德。

「復次，比丘若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而以慧觀知漏、斷漏，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德。

「復次，比丘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八德。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當知有此十八功德。」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身經第十竟(四千二百二十五字)

十八德內關六七八并十三至十七者，應在第五、第十八德

內也。南本結在第四、第十二中，理猶難曉。

(八二) 中阿含長壽王品支離彌梨經第十一(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眾多比丘於中食後少有所為，集坐講堂，欲斷諍事，謂論此法、律，此佛之教。彼時，質多羅象子比丘亦在眾中。於是，質多羅象子比丘，眾多比丘論此法、律，此佛教時，於其中間競有所說，不待諸比丘說法訖竟，又不以恭敬、不以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

是時，尊者大拘繩羅在彼眾中。於是，尊者大拘繩羅告質多羅象子比丘曰：「賢者！當知眾多比丘說此法、律，此佛教時，汝莫於中競有所說，若諸比丘所說訖已，然後可說。汝當以恭敬，當以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莫不恭敬，莫不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

爾時，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悉在眾中。於是，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語尊者大拘繩羅曰：「賢者大拘繩羅！汝莫大責數質多羅象子比丘。所以者何？質多羅象子比丘戒德多聞，似如懈怠，然不貢高。賢者大拘繩羅！質多羅象子比丘，諸比丘隨所為時而能佐助。」

於是，尊者大拘繩羅語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曰：「諸賢！不知他心者，不得妄說稱不稱。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慚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若如牛，入

他田中，守田人捉，或以繩繫，或著欄中。諸賢！若有作是說，此牛不復入他田中，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謂彼牛者，為繩所繫，或斷或解，為欄所遮，或破或跳出，復入他田，如前無異。」

「諸賢！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慚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梵行可慚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大雨時，村間湖池水滿其中，彼若本時所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後水滿已，盡不復見。諸賢！若有作是說，彼湖池中終不復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湖池水，或象飲馬飲，駱駝、牛、驢、猪、鹿、水牛飲，或人取用，風吹日炙；彼若本時不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後水減已，還見如故。」

「如是，賢者！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

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大雨時，四衢道中塵滅作泥。諸賢！若有作是說，此四衢道泥終不燥，不復作塵，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四衢道，或象行馬行，駱駝、牛、驢、猪、鹿、水牛及人民行，風吹日炙，彼四衢道泥乾燥已，還復作塵。」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山泉湖水，澄清平岸，定不動搖，亦無波浪。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山泉湖水終不復動，亦無波浪，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或於東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禪已，便自

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四禪，彼得第四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居士、居士子，食微妙食，充足飽滿已，本欲食者，則不復欲。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居士、居士子，終不復欲得食，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過夜飢已，彼若本所不用食者，還復欲得。」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四禪，彼得第四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無想心定，彼得無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一無事處，聞支離彌梨蟲聲，彼無事處，或王或王大臣夜止宿，彼象聲、馬聲、車聲、步聲、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舞聲、歌聲、琴聲、飲食聲，彼若本聞支離彌梨蟲聲便不復聞。諸賢！若有作是說，彼無事處，終不復聞支離彌梨蟲聲，如是彼為正

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王及王大臣過夜平旦，各自還歸，彼若聞象聲、馬聲、車聲、步聲、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舞聲、歌聲、瑟聲、飲食聲故，不聞支離彌梨蟲聲，彼既去已，還聞如故。」

「如是。諸賢！得無想心定，得無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便心生欲。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爾時，質多羅象子比丘尋於其後捨戒罷道，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聞質多羅象子比丘捨戒罷道已，往詣尊者大拘繩羅所，到已，白曰：「尊者大拘繩羅！為知質多羅象子比丘心，為因餘事知。所以者何？今質多羅象子比丘已捨戒罷道。」

尊者大拘繩羅告彼親朋友曰：「諸賢！此事正應爾。所以者何？以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所以者何？因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故。」

尊者大拘繩羅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大拘繩羅所說，歡喜奉行。

支離彌梨經第十一竟(二千四百四十七字)

(八三) 中阿含長壽王品長老上尊睡眠經第十二(第二小土城

誦)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婆耆瘦，在鼴山怖林鹿野園中。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遊摩竭國，在善知識村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獨安靜處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遙知尊者大目犍

連獨安靜處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從婆耆瘦鼴山怖林鹿野園中忽沒不現，往摩竭國善知識村尊者大目捷連前。於是，世尊從定而寤，告曰：「大目捷連！汝著睡眠。大目捷連！汝著睡眠。」

尊者大目捷連白世尊曰：「唯然。世尊！」

佛復告曰：「大目捷連！如所相著睡眠，汝莫修彼相，亦莫廣布，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隨本所聞法，隨而受持廣布誦習，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隨本所聞法，隨而受持為他廣說，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隨本所聞法，隨而受持、心念、心思，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以兩手捫摸於耳，如是睡眠便可得滅。

「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以冷水澡洗面目及灑身體，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從室出，外觀四方，瞻視星宿，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從室出，而至屋頭，露地經行，守護諸根，心安在內，於後前想，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捨經行道，至經行道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捷連！當還入室，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心作明想，立正念正智，常欲起想。

「大目捷連！莫計床樂眠臥安快，莫貪財利，莫著名譽。所以者何？我說一切法不可與會，亦說與會。大目捷連！我說何法不可與會？大目捷連！若道俗法共合會者，我說此法不可與會。大目捷連！若道俗法共合會者，便多有所說，若多有所說者，則便有調，若有調者，便心不息。大目捷連！若心不息

者，便心離定。大目捷連！是故我說不可與會。大目捷連！我說何法可與共會？大目捷連！彼無事處，我說此法可與共會，山林樹下空安靜處，高巖石室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大目捷連！我說此法可與共會。

「大目捷連！汝若入村行乞食者，當以厭利，厭供養、恭敬，汝若於利、供養、恭敬心作厭已，便入村乞食。大目捷連！莫以高大意入村乞食。所以者何？諸長者家有如是事，比丘來乞食，令長者不作意，比丘便作是念：『誰壞我長者家？所以者何？我入長者家，長者不作意。』因是生憂，因憂生調，因調生心不息，因心不息，心便離定。大目捷連！汝說法時莫以諍說，若諍說者，便多有所說，因多說故，則便生調，因生調故，便心不息，因心不息故，便心離定。大目捷連！汝說法時莫強，說法如師子。大目捷連！汝說法時，下意說法，捨力、滅力、破壞於力，當以不強，說法如師子。大目捷連！當學如是。」

爾時，尊者大目捷連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世尊告曰：「大目捷連！比丘若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者，彼此覺觀無常、觀興衰、觀斷、觀無欲、觀滅、觀捨。彼此覺觀無常、觀興衰、觀斷、觀無欲、觀滅、觀捨已，不受此世；因不受世已，便不疲勞；因不疲勞已，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大目捷連！如是比丘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佛說如是。尊者大目捷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老上尊睡眠經第十二竟(千一百三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七千八百九字)(第二小土城誦)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